

自彩云之南

一个糊涂虫的回忆录

马霆著

马霆、刘耘译

(布列塔尼语)

到第五日晚上，便到达省会押赤，这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大城市。城中有大量的商人和工匠。这里居民成分十分复杂，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伊斯兰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这里盛产米、麦、但人民认为小麦制成的面包有害健康，所以不吃面包而吃大米。他们还用其它谷类加入香料来酿酒，酿出的酒清澈可口。至于货币，是用海中的百贝壳充当，这种贝壳也可制成项链。八十个贝壳可兑换一个银币。这里有许多盐井，居民所用的盐都来自这里。盐税是大汗的大宗收入。

如果妻子是愿意的，土人并不把自己的妻子与别人通奸看成是一种羞辱。但如果妻子并不情愿，那便是奇耻大辱。这里有一个大湖，方圆近一百英里，出产各种鱼类，其中有些的个头破大。

这里的居民有生吃禽鸟、绵羊、黄牛和水牛肉的习惯。他们是用下列方法储存生肉的：他们将肉切成小块浸在盐水中，再加入几种香料，这是上等人的制法；至于较贫苦的人，则将肉切碎后，浸在大蒜汁中，然后取出食用，其味道好象烹调过的一样。

马克·波罗 —西南行程中各省区的见闻录，第二卷

三四个月的功夫，我学会了猫话。马来话是可以在半年内学会的，猫语还要简单的多。四五百字来回颠倒可以讲说一切。自然许多事与道理是不能就这么讲明白的，猫人有办法：不讲。

老舍 —— 猫城记， 六回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鲁迅 — 社戏

我的亲爱的青蛙们，

我到了昆明市。我正在甲子的卧室里（在这儿大家都叫他甲老师！）。我好像会在这儿过两三夜。飞行太长了！十六个小时，在机场里等待的时间还不算在内。在飞机上我发现了很不少的中国人，包括一个旅行团。团员们并不是从同一个省来的人，不过他们将一起环游世界：在柏林过一夜，在维也纳过一夜，在伦敦过一夜，在巴黎过两夜。他们现在要去曼谷过一夜，然后去香港过两夜，最后回上海。不可思议，不是吗？不过，这可能是他们在国外旅行的唯一机会。

什么样的笑啊！笑得这样！有些人是从成都来的，有些从长沙，还有些是重庆人，长沙来的那位话特别多，而我又听不懂他的口音。我不禁问自己，到了昆明会怎么样呢。“你去昆明？”他们中的两位问我，“我们就是昆明的！到昆明你打算住哪儿？”还不知道呢，我等下了飞机再找住的地方。他们看着我，愣了，表情狐疑，“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发展得很快……”（“这家伙是个傻瓜，他到中国来居然没先找住处！”其实他们想让我明白这个，不过中国人总是彬彬有礼的，所以他们不会把他们想的事儿说出来。）

我们从加尔各答上空飞过的时候，我的心被刺痛了——如果那一刻背上有降落伞，我就自己从飞机跳下去¹！不过，这是真的：我居然什么都没准备就去了中国！

在曼谷机场，飞机中转我还得等六个小时，在那儿看到了那么多印度人，其中有不少是孟加拉人，我再一次深深地被打动了。我兴致勃勃地呆在一个孟加拉家庭的旁边，几个钟头不离开，一边看这家的两个小姑娘在候机室的游戏场和滑梯上玩儿，一边想念你们……一两个钟头飞行以后她们就到家了。在这儿过日子——在中国和孟加拉之间，难道不是美事一桩吗？

在机场里我也没睡成觉。我长时间地观察来往的旅游者、那些小铺子、还有机场服务员们的活计。

我还得花两三个钟头坐一架较小的飞机去昆明，等我终于入睡的时候，服务员又叫醒我：“先生，您的眼镜！”结果我不仅没睡成，还弄坏了我的眼镜的左腿。

我一下飞机就听见甲子叫我。他为了等候我延迟了回国的时间。我们坐车去师范大学，一路上我发现中国人的服装样式变得多样化²，不过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你觉得中国的变化不那么大是因为你以前去过北京，也去过上海，却没来过昆明”，甲子对我介绍，“这儿什么都是新的，你瞧，机场六个月以前刚开放，那些大厦，还有这些，都是两个月前盖的。如果你现在去北京或者上海，你才会发现中国发

1 作者的千金们的母亲是孟加拉人。

2 作者上次来中国于1988年。

展得有多快。”

我不愿意去。在北京，大家正在准备新中国的第五十个纪念日，为了将街道拓宽五十米，拆掉了大马路边的居民楼，也破坏了最后的胡同。在上海，为旅行者们了，新盖了一个“老城区”，包括它的老街、老房子。黄浦江边上的好莱坞。

如果你想来中国找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那太晚了。留在家学它的语言、研究它的文化，在你想象中的东方、你幻想的故宫里过日子算了。只有那儿，你会找到文化的差异性：这儿呢，文化的异化也已经开始了。

无所谓！我只想赶紧睡觉，明天好睁大眼睛、张开耳朵，感受昆明——这四季长青的春城！“睡觉？”甲子说，“行，一刻钟：何一夫在昆明。他后天要回法国了，咱们被他邀请参加他在翠湖湖畔的告别酒席。那边儿还有他的一些朋友。”

他的话都是真的！我好像刚躺下就到了该去饭店的时间！在公园五光十色的灯火辉映着的翠湖湖畔，一座饭店的露天座儿上，我们找到了何一夫。他看起来身体很好，这段时间他工作得很多，不过不像在布列塔尼时那么瘦了：显然他找到了他的家！一位接一位，他的朋友们到了。赵先生，书法家；倪先生，

围棋大师；匡先生，书法家，还有两三位。我们都将在一起度过整个良宵！酒一杯接一杯地敬、烟一支又一支地递、菜一道接一道地上、白酒、红酒……故事，目前的、古代的、中国的、法国的，都有。分开以前赵老师还唱了一段京剧！我惊呆了。立刻问他们在昆明有没有戏听。“没有”，他们说，“在昆明有剧院，不过演的应该都是话剧，并不是戏曲，我觉得。”

高朋满座……我现在看那些昆明的艺术家——大师们——当告别时跟他们的先祖一样饮酒宴集：不啊，不对呀！中国并没完全改变！请你们听这首李白的诗吧，“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 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 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 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 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 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 陶然共忘机。”

在我们附近的饭店有不少年轻人唱卡拉OK，我们要告别了。我三十六个小时以前起的床，到现在还未入眠过，很长的一天呐！

温柔地亲吻你们，

我的乖宝贝儿们，

何一夫回法国了。不过你们不会在布列塔尼马上看到他，他要先去准备一个新的展览。我跟甲子去了他的家看他，陈丽萍，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儿子可人，也都在。他们住在昆明艺术学院那些楼中的一套房子里。事实上，是泥乎乎的一片空地一角的一幢可怜巴巴的楼。一列砖头摆在地上形成一条小路，人们可以踩着它回家，以免踩到泥浆中。

和别人相反，只有何一夫家的窗户上没有防小偷的铁条。他住在七楼或是八楼。我们一进楼，昏暗的、脏兮兮的楼道——人们在这儿还是很自然地往地上吐痰——就立即让我们发现了很多中国人脑子里没有什么公共财产的概念。再进何一夫的房子我吃了一惊：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清清爽爽，新的一样。特别舒服。公用楼梯和私人空间的这种差别我们到处都会发现。

我在这儿很享受：天气不太热，在 18 度到 25 度之间，尽管有一点儿闷。天气常转阴，每天下午都下雨。

奇怪！昆明有四十多万居民，不过我却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安宁的城市，有点儿慢——像十年多前的北京的节奏一样：到处是单车、是走路的人，他们好像都有空儿，有空儿停下来回答我的那么多问题、他们都有聊聊天儿、开开玩笑的闲功夫儿。慢慢走、慢慢吃、慢慢说、慢慢听。

还有：在这儿，离北京十万里远的省府，大家都缓缓地说着一种、非常清楚的、音节一个接一个吐出来的普通话。我特别喜欢听他们的声音。这儿的人顶好，都很热情。连有职位的也一样。在别的地方我总碰上些自以为是国务院的化身的人：

“看得见我的大盖帽吗？没发现我的制服吗？注意到了我的袖章没有？国家就是我！”警察、公安、火车站或机场的服务员、甚至连在马路边的看自行车的也都这样。但是这儿，很容易发现在每一顶大盖帽下面并没有国家的一个化身，而只有一个人。

更不错的是，昨天我被一所兵营接待了！而且是特别好地接待了！今年跟我们的学校通信的春城小学昨天举行小学毕业典礼。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学校：有两千名小学生、一百六十位左右教

师，校区大得像充满高楼大厦的城区一样，真的！学校大门前站着一大群小公子、小娇娘，还有他们的母亲们，都穿得很漂亮、很潇洒（特别是母亲），发型很不赖，像去参加一场“红事”。我被带去校长的办公室，在这儿被引见：“这是圣布里厄幼芽学校的马校长（我当时当校长）……”。“马校长，您好，欢迎您，您来我们的学校真是我们的荣幸，不好意思，今天我们的学校太热闹了……”不过，因为在这座这么大的学校里没有足够的地方，毕业典礼借了附近的军营的大礼堂举行。所以我们都得走路去旁边的营房。到了营房，啊哟，校长尴尬极了，谁也没想一个外国人——就算他是一位圣布里厄市的小学校长！——绝不能踏入任何军营半步！我只好在大门口等：这种情况太意外太麻烦了，营长和校长谁都不能丢脸，他们也怕让我没面子。

“马校长，不好意思，请在这儿稍等，我去找营长。”校长说。留下两位专门负责我们两校间通信的图书管理员，很尴尬地陪着我站着。既然我就站在门口——后来典礼上也一样——我就有时间观察到，鱼贯而入的学生们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之间既像朋友，又有尊重：他们在一起的态度像兄弟姐妹一样，手拉着手，互相挽着胳膊走路，像同学一样开玩笑。不过在教室里就相反：每个人，老师和学生，都马上找到符合他们身份的态度。过了一会儿，她们得到了让我进入哨所的许可（离营房两米远）。那两位图书管理员就去打听，我留在哨所里跟那位小兵两相厮守——促改谈心——度过了一段好时光。这点

儿闲暇让我得以观察到字在中国有多重要，到处都写着字，连垃圾箱上都是，整座城市到处写着或贴着标语，叫居民们注意卫生，保护环境。

《痰不乱吐，物不乱扔，讲究卫生，人人有责！》

《请下车推行》

《请讲普通话》

《小草在休息，请勿打扰》

《做文明市民，建文明春城》

《努力塑造文明、整洁、祥和、繁荣的春城新形象！》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记得居民说的话：如果写着“和谐”这个词儿的话，那意思是“没有和谐”。）

我发现这是一个学日常用语的好方法。特别是因为在中国——街上、超市里——每天眼目所及的汉字和口语里说的词常常并不一致。于是我决定这次旅行开始拍这种标语、口号，为了将来上汉语课用……等了一阵，我想他们到底不会让我进入营房，就开始觉得烦，尽管那位哨所的小兵给我拿来一罐茶（中国人为了成天喝茶，特别习惯用像我们的果酱罐或醋渍小黄瓜罐一样的玻璃罐）。我也明知道，如果交涉不成，校长和图书馆理员再回来找我会觉得非常难堪。于是我喝了一口茶，

正准备走。“马校长！您可以跟我们进来了！”两位图书馆理员高高兴兴地赶回来叫我。

营房的礼堂满满当当，好像都要被学生和家长们撑破了。我被带到校长身边的座位，观看了台上一场长长的、非常丰富的全校演出。学生们一个接一个、一队接一队地上台，演奏中国的或西洋的乐器、合唱、短剧、时装表演配着法语歌《小小圣诞老人》（Petit Papa Noël）的电子音乐，还有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人——特别喜欢的相声。

每个部分都先由两三个班代表介绍，每个字都特别努力地背熟了，像朗诵家一样字正腔圆地发出来，自豪和快乐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个学生和老师脸上。两个部分之间，哨子一响，一群孩子跑上舞台来表演他们平时的课间自由活动。他们的游戏和我们西方的都一样，只除了一样：踢毽子。什么是踢毽子呢？他们把一个羽毛球踢到空中，踢得比他们的头或者肩还要高，然后用脚尖、脚后跟、踝骨——我也看到一些小女孩用她们的脚掌——接住，不能掉到地上。过目难忘！那正是一种古老的中国足球的方式。宋代的时候（公元960年到1279年）从前中国的贵族——包括皇族——特别喜欢这种运动。

表演的尾声是一队老师一起唱了几首民歌。显然，学生和老师的表演都是用课外时间准备的。演出闭幕时，小演员们、音乐家和歌手们从舞台走下来，送给第一排的观众鲜花、

一个苹果和一小瓶水。然后大家散场了。

然后我去了一家时髦的饭店：在一个商业中心的中央，一家可以吃滇餐的自助快餐。尽管昆明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六是少数民族，但全省的少数民族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他们的菜有时候第一眼看上去挺吓人……不过都很美味！

昨天晚上我和甲子在一家白族饭店吃了饭。棒极了！今晚呢，我们去了 Pizza Tereza 饭店。老板是一个娶了中国女人的罗里昂人³。那位中国女人叫 Tereza。饭店用了她的名义——为了办起法律手续来更简便——但真正的老板是他。他有四个服务员，穿红衣服、扎红头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我们发现了布列塔尼的特产 Henaff 猪肉馅饼和 Gavotte 黄油饼干——在这儿！离布列塔尼那么远——当然贵得要死。那种布列塔尼水手们的馅饼在这儿就算奢侈品。在他的饭店里也有一架台式足球游戏机，免费的。不时有些中国人来玩儿，都是轻轻地、慢慢地玩儿，跟那些精力过剩、躁动游戏的法国高中学生们很不一样！

Pizza Tereza 饭店的老板最近忙得要命：不久就是七月十四号——法国国庆节，而他也负责今年在昆明办的世博会里的“法国式花园”。我问他世博会用法文怎么说：Expo '99。嗯，

3 法国西部布列塔尼海边的一个城市。

不怎么漂亮！无所谓，我们被他邀请去翠湖附近新盖的摩天大楼顶层参加法国国庆节庆典，然后去世博会！

《热烈庆祝 '99 世博会在昆明隆重举办！》

你们现在肯定要吃晚饭了：是我上床的时候了。

心甘情愿地、呱呱叫地吻你们每一位青蛙公主。

我亲爱的们，

我昨天给你们写过这个国家发展得有多快。在昆明，这个本地人都说落后的山沟沟，我能看见很多人有手机。就在几年以前还没几个人有。这玩意儿值钱时候被叫作“大哥大”！，就是说是富裕的首领和黑手党的头子的电话！当然这是开玩笑。只不过两、三年，这个新词儿已经过时：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手机，不可能把那么多人叫“大哥”了！

这儿有很多铺子卖 VCD 和 DVD 光盘，现在一个盒式录像带都买不到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有数字影碟机。何一夫还没有，不过他爱人告诉我他走以后她打算给儿子买一台，为了安慰离开爸爸的孩子。除了美国和中国的电影以外，也有不少卡拉 OK 的光盘，字幕写着歌词，不是一个学汉语的好办法吗？而且有一些唱片集只有光盘。我很想买一台影碟机，但是在布列塔尼还买不到光盘！这个方面法国比昆明更落后……

在这儿也有很不少网吧。Pizza Tereza 的旁边就有一个，叫

Dove，还有人告诉我在大理和漓江也有。我觉得在布列塔尼的村子里建立一些这样的网吧会是好事儿⁴一桩。不过，在这儿我并不需要。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包括旅行者和大学生，很长时间地敲击键盘在网上游逛。他们也许觉得在中国时间太多了吧。“存在还是不存在？”威廉·士比亚问。蜘蛛曰：“无存在亦无不存在。”

我们今天去了中心邮局，把一些书用包裹寄到布列塔尼（四个月以后它们可能能到），也去了银行取钱。在那边儿我发现了汉语里有那么多叫别人的方法。有人在售票口排队——在这儿，排队的意思是人挨人、人挤人地都堵在售票口对面，如果你想像在西方一样排队：站到别人的后面去等着一个接一个地轮到你，你就大错特错了。

“同志，我们等了好久了！”，“接着等”。甲子说话了：“小姐，您到底打算今天管我们还是明天管？”这么一说，她马上过来管我们了。“同志”或“师父”随处可闻，‘小姐’是在银行、邮局、宾馆里，‘小姑娘’呢，对饭店的服务员，“大姐”是在街上比你老的女人，还有很客气的‘女士’。对男人呢，“同志”或“师傅”也都一样，热情一点儿的把比你老的男人叫作“大哥”，想显得很恭敬时叫“先生”。在这儿我发现了人们不说“男人”说“男孩儿”，不说“女人”

4 2011年用中文写这一句的时候，法国很多地区还没接通因特网。

说“女孩儿”。因此有一次我去商店买外套的时候，服务员递给我一件灰色的，说是“男孩儿的”。我不由得担心地问她：“不会太小吗？”。

我们下午去火车站买了张几天后去大理的车票。人真的太多，空气也太闷、太潮湿了，我们于是沿着北京路走路回家。走了不短的路以后，我们在一群民工近旁坐下来，想歇歇脚，聊两句——就在几年前别人还管他们叫‘盲流’，不过如今这词儿可不合用了。突然，只见他们喊叫起来，嘻嘻哈哈地四散奔逃！？？我们先吓了一跳，转而发现是警察来了。可不只是一两个警察，一辆警车开过来，上面跳下来五六个穿白制服的警官，冲那些大包小包拖着货的小贩们赶过去，抓住了一个！就是刚才在我们跟前儿的卖香蕉的！卖香蕉的哭笑不得，向铁青着脸的警官求情。我搞不懂：这些小贩刚才一边逃跑怎么还能一边笑呢？白大沿帽把可怜虫的单车推倒，香蕉扔了一地……但一发觉我们正在看，他又吩咐道：“把你的破烂货收拾收拾吧！”只好听话。可怜虫被他们带到警车那边，别的警察（还有不少看客）围过来，，有骂的、有哭的、有喝斥的，有求情的、有叫苦的、有喊冤的，还有不少好奇来看热闹的……不少被没收的货、卖香蕉的，和他的自行车一块儿，在牢骚和呻吟声中被警车带走了。“他会受到什么惩罚？”——你们干嘛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哇？

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家店卖云南老头们吸的烟：玉溪烟丝。这种烟丝长长的、金黄色，正像天使的金发（所以我用法语把它叫天使金发，虽然这儿的天使好像也都是黑发），它的味道可真够涩、够辣！如今只有老头们和老太太们吸这种烟了，他们用一种大竹烟筒，实在太大了，我没法带一杆回家给你们看。我还是买了这种像咱们的细面条样子的烟丝，还买了一个像咱们在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里看过的那种黄铜烟袋。这儿的人大多抽“红河”牌，一种云南本地产的名烟。

祝你们幸福，我的小娃娃公主们！

我的东方美女们，

乙老师、甲老师和我，我们今天去了世博会。多美、多丰富的一天！世博园座落在昆明东边的一处谷地，占了一整面山坡。我不由得问自己这座新花园一共有多少平方公里。首先入目的是中国花园：一个有很多水池和大理石桥的广阔的中心花园，中国所有的省和自治区——也就是说，二十七代表花园，大部分占地一公顷左右，每一个的风景都与旁不同。四川的、山东的和云南的更是美不胜收。在山东的园子里，人们重建了一座泰山！稍微小一些，不过跟真的一样。新疆省的是清真风格，清凉，得宜，建筑装饰着穆斯林风格的陶瓷镶嵌壁画。所有这些巨石、假山、水池、喷泉，建筑……都在几个月之内就建成了。

这还没算别的国家的花园：日本的、泰国的、印度的、瑞士的、比利时的、法国的，等等。印度的和泰国的漂亮极了。可日本的却让我有点儿失望，因为它不如我见过的日本园艺的照片。对法国的我也不满意。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种了很多芦苇、泽泻的水塘。不错，不过，太干净、太逼仄，失去了自然的风韵；另一部分是典型的勒诺特尔（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的园艺大师）的风格，不过这里缺乏空间来实现他一贯的严谨结构，特别是公园的小径，在这里显得太宽。不过无所谓，我们仅仅是为了乙老师才穿行它——他挺欣赏法国花园。还有什么办法

呢？天呐，我并不是来中国考察法国花园的！你们能想象，在这些花园中的每一个消磨一个午后的时光该是多么惬意！每一个都值得慢慢去理解。可是不，我们用一天时间走来走去把几十个都参观了一遍！

圆明园是位于北京西北的皇帝夏宫。由康熙始建，继而在十八世纪被乾隆皇帝扩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景致秀丽的皇家宫苑。

（也是在乾隆统治的时代，京剧吸纳了各地方旧有戏曲的精华，形成了当时最新式的剧种。）这位皇帝，像他的家祖一样，对了解西方文化——它的艺术和技术——有特别的热忱，所以他在圆明园内修造了一座西洋式的宫殿。而那个世纪也正是西方启蒙主义者对东方的社会和思想特别感兴趣的时期。可是，到了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却成群结队地来焚毁圆明园的宫殿了。最漂亮的是：那些雇佣兵以为他们摧毁的是中国皇帝无上繁华的巨大象征，结果却恰将乾隆对西方文明——他们自己的文明——倾慕之情的表征化为了灰烬！我们这一天在所有这些中国式、外国式风景区里的长行着实精彩，也着实令人疲倦。

今天我们还有另一桩开心事：法国国庆节！我们很想去参观昆明最新的摩天大楼——我相信它才建好两个月——也见识见识在昆明的法国人圈子的精华。哎呀真的！这大厦的内部跟它的外表看起来一样高档，这儿的员工和客人、中国人和老外都够酷的。大厦的顶层有一家环形餐厅，从这儿可以看到整

个昆明：从翠湖一直到西南边的西山，翠湖那被公园的彩灯照亮的碧色湖水、小桥和凉亭，从空中俯瞰愈显明艳。

我们一进饭店的大厅，我就被震住了：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别判然壁立，泾渭分明。法国人站着，东一堆西一群，手里擎着香槟，高谈阔论，在满嘴跑火车；中国人坐着，一言不发，抓着一杯红酒，在死等。“他们在等什么？”我琢磨着。忽然一位“高卢雄鸡”⁵唱了起来——用他那颤抖的哑嗓门、劈裂了的音，开始唱一支我不知道的“喔喔喔”式的法国歌。这时，中国人突然都站了起来，怎么回事？上菜了！在我的背后，服务员端来法国式的冷餐：猪肉、羊崽肉、奶酪、红酒……见鬼！我跟着中国人走近桌子去自助。

歌唱完了，轮到法国人靠近冷餐台排队取餐了，而中国人这时候都已经坐在安乐椅上，老老实实地吃起来。两个穿条纹布裤、戴弗里吉亚帽的法国人跳来跳去地唱了些民歌。一吃完饭，中国人就一个一个站起身，沉默地出去了，没有一个人去跟他们道别。我的老天呐，这么一个大场合，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既不丰富、也没什么建设性啊？！不过对我倒是很有教育意义——我的青蛙宝贝们，我跟你们说：难道这不就是人家在贸易学校和政治高校学到的吗⁶？

每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吻

⁵ 高卢差不多是法国的古时候的名字。因为拉丁语的“高卢”和“鸡”的发音相同，罗马的凯撒把高卢人民叫作“鸡”民。后来法国人忘记了这是个玩笑，而把雄鸡作为他们的国家和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⁶ 贸易高专和政治高专，是法国精英教育的两个代表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和栋梁。人们常常把他们的举止和行为方式当作上流社会的来模仿。

亲爱的青蛙们，

我今天打算走路去花鸟市场，可是走错了，迷路了，过了环城北路、龙泉路，到了北城区的物理研究所。然后是“下马庄”。这儿的居民你可休想糊弄！我猜。因为中文里面有这个成语：“走马观花”，意思是要想仔细地了解情况，应该下马。

不如你们先来听这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个名叫贵良的小伙子，他的脚有毛病，走路很困难。他想找一个漂亮的夫人，就要他的好朋友华汉替他介绍一个美女。正巧，有一个名叫叶青的姑娘，鼻子有些毛病，也要华汉给她找个满意的老公。华汉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让她和贵良结婚。有一天，华汉让贵良骑着马从叶青的家门前走过，又叫叶青手里拿一朵花举在鼻子前，装作闻花的样子。

叶青看到贵良骑在马上，样子很威武——当然一点跛脚也没发现——心里非常喜欢立刻问他：“是官马还是私马？”贵良也爱上了这位好看的闻花姑娘就马上回答：“自然！是官马！”。结婚那一天，夫妻俩见了面，彼此才恍然大悟。

这个成语比喻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没有仔细观察。只是劝骑马的男人要先下马观察他们想采的花。不过却没有“闻花观马”这个成语，怎么回事儿呢？女孩子们不用小心吗？我告诉你们，我的小青蛙们，花对不下马来观察她的见习骑士可不

该信任！今天还是一样！

或许这里还是杜甫老了以后来过的地方：

《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

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实际上我这是在昆明的郊区。这儿的的日子好像有点儿落后，这儿的人看起来对这个大鼻子洋鬼子既好奇、又怀疑。直到我告诉了他们在找什么路，他们才放心了，也只是那些愿意听懂我的话的人算放心了！在中国，无论老的还是年轻的，从来没跟外国人说过半句话的人是人山人海。有时候我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我对他们说汉语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在说汉语（当然我知道我的汉语不够准确，可是也有不少人听得懂我的发音）。他们好像觉得这样的情形太未必有、极未必真确、可能性太小……他们明明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却被这种根本不可能的情形搞崩溃了，遂简单地答着“不懂，不懂”，落荒而逃。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呢，这个机会太漂亮！他们就“慢慢听，才听得明”！有一次，十一年前吧，有一位老汉跟我说：“想想吧，我今年八十岁了，在我们西安我见过一车又一车的外国人……可你呢，说汉语，一个人来旅行，一个人住普通的旅馆，你是我能说话的第一个老外！”（那个时候我忍不住想，像他一样想跟外国人聊天儿的中国人该有多少车？）

他从能跟他聊天的头一个老外这儿想知道的头一件事就是：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有大胡子？“天呐，我都八十岁了（你们看出来了吧，他把这个岁数看得很重），我的脸还像娃娃屁股一样，光溜溜的一根胡子也没有。你呢，刚二十岁，胡子就像个老道一样长，这怎么行。”那个时候我还没读过孔子的话：须发是“父精母血”，所以我嘻嘻一笑，没有回答。

一些年轻人给我指了指通向市中心的路，这样我转回城，发现自己来到一座“少年的宫殿”大门前。我疲倦了，决定进去歇歇脚。在两片草地的周围有三座楼房，一片草坪中心有个小水池……一个草木茂盛的小花园，又舒服，又清凉！到处都有小朋友，每个角落都在上课：摄影课、民族音乐或西方音乐课、武术课、绘画课、书法课、舞蹈课、科学课，等等……我在水池边的石栏杆上坐下，看一些女孩子学葫芦丝。她们一共五个，大概在六岁到九岁之间，坐在花园的走廊里，听得专心致志，教的也严肃认真，还有她们的娘——哪儿的娘都一样——一边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竖着耳朵听她们的宝贝儿的本领。

突然，一个男人大声说着话冲我走过来。我先没认出他是谁：是匡老师！到昆明的第一晚那个晚会上跟我们一起的，围棋老

师倪老师的朋友。他在这儿给了我非常热情的接待，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在一层的一个小小的、逼仄的房间。他问我都去过哪儿了，还打算去哪儿：“如果昆明没意思了，我想去石林”，我说。“嗯，那儿很有名，不过现在人太多，太挤，石林应该叫人林了……你知道土林和沙林吗？这些地方名气没那么大，不过也很美，更安静。”说着他从一堆文件下面拿出来一些他在那边拍的大幅照片。“看！”

他开始给我解释拍这些照片的地方，他的灵感和拍摄手法。每一张都像一幅真的画儿：风景轮廓线的平衡与律动，颜色的和谐——红土、白沙、植物，光影的对比。在这些图片里面还有一些雪下或冰下的景色：这真是一场眼睛的盛宴！生活的柔软、细腻、敏感、脆弱都在这儿。到底他也是一位摄影大师！“你说，哪一些最好？”他问我，“嗯？这一张……还有那张……”“不行！这儿线条的反差不足，那儿光线太强烈。”一节很有启发性的摄影欣赏课以后，我跟他告别了。

那天的晚会上跟我们一起的匡先生，特别谨慎、缄默，像一位师道尊严的老教授，今天呢，我却遇见了一个对自己的艺术痴迷的、热情的人。

我的亲爱的青蛙们，如果可以的话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跟那些孩子留一个月学习学习这儿所有的学科。但是我也很想你们，像李白一千五百多年以前——那些大师们的时代而不是这些

妨碍成长者的年代 —— 也想念他的孩子一样。

《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

此数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佰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羊川。》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程抱一先生开玩笑似地说过：“中国人有两种：一种人做了一辈子儒家，退休后却转成了个道家，另一种人每天上班是个儒家，晚上回到家就变成了道家。”

照我看还有第三种，中国思想最高、最美的表现可能在这里面：像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情一样，时时刻刻都是儒家的他，热忱地爱着从里到外都是道家的他。他们解开他们的衷曲为了收到彼此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深处的光线此刻就照耀彼此的思想。照耀着彼此的思想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思想更亮。

祝你们万世如意。

99-07-17

亲爱的小女儿们，

我到了大理。昨天坐公共汽车来的。我的老天，中国的公交车比以前有了那么大的飞跃！现在也有了跟西方一样摩登的簇新的长途汽车：舒服的、能伸开双腿的座位，放映美国大片的VCD机轮番上映着被劫持的飞机、脱轨的火车、从峭壁摔下去的汽车等等恐怖故事，也有厕所！啊，中国的厕所！写过美文《厕上读书》的作家亨利·米勒真该再写一本《中国厕所上读书》。在这儿，厕所总在道路拐弯的地方，大部分还是蹲式的——按法国人的说法，“土耳其式的”；或者按美国人的说法，“法国式的”。中国人像我们一样说“去”厕所，不过他们也说“上”厕所——这个我们就不会了。

大部分厕所是公共的，意思是同时可以进去好几个人。在城里是有的时候，在乡下或者郊区是很稀罕的，厕所的两个坑之间会有一堵大概一米的矮墙。当然你们肯定会去上离门最远的那个坑儿，这样不至于所有的人都在你们面前走来走去，只要！在最靠里的墙上没挂着一面镜子，要不很多出门前想再打扮打扮

的人都会走到蹲着的你们面前晃来晃去。总的来说，抽水马桶越来越多。不过，因为怕厕所里不够卫生，怕脏或怕感染，有不少人继续按照他们的习惯：蹲在马桶上。

不过说起公共卫生条件，中国比印度还好，进入中国就无需接种疫苗。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更危险，比如有些地区有疟疾。我在昆明的时候，也听到人们议论两三个月以前袭击了云南的手足口病。很多人生病了。

我们的公交车并不直接到大理古城。车停在了下关——古城旁边的一座新城，然后再找去大理老城的老公共汽车站——老破车的站。我在老城的一条街西头儿的“榆安园花园旅社”下了车，这条叫“洋人街”的街上尽是少数民族：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都在这儿卖东西。大理古城是个小城，不过游人如织，国内的和国外的游客摩肩接踵，年轻人特别多。我现在身处之地，海拔 1900 米，比昆明高 10 米，也就是说，在你们的头顶上 1750 米的高处。这儿的空气更潮湿，从我到了雨就没停过，正像白居易在《微雨夜行》里写的：

漠漠秋云起
悄悄夜寒生
自觉衣裳湿
无点亦无声

这首诗写得特别棒啊。我的衣服、鞋子昨天整个白天在古城的微雨下面，整夜又在我的空气非常潮湿的卧室里面，根本没有干的时候。大理在顶峰海拔 4000 米的苍山脚下，因此云层都被古城高处的山挡住了。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苍山半坡上的中和寺，在那儿从高处看大理，看它的山谷和那长达四十公里的洱海。不过因为云层很低、很厚，“低锁”着苍山，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怕自己会迷路——如果我真能找到我的路！而且，我不能在这儿呆很长时间，我还想去丽江。

等的时候（不过我从来不老实地等什么），我在古城里散散步：在城中心也被叫“洋人路”的护国路尽头，有一座东巴画廊——“东巴”是这里的民族纳西族的古文字和文化的名字。里面大部分是赵有恒的画，一些融入了东巴文化元素的现代画：东巴的古文字、东巴文化的象征形象——马头、山羊头、纳西族的房子、这里的山峦、丝状？的美女……我觉得它们的色调明暗搭配得非常和谐。

其中有一张画尤其让我动心，叫“初献殷勤”，表现的是纳西族最早的先祖向他们的女始祖求爱，以及帮助她渡过那阻隔他们两心悬的大河的传说场景。赵有恒好像在国外做过几次展览，他的画价钱贵得要直接用美金写。我也发现了另外两张画立即

令我想念你们，我的小青蛙们：《放水牛的姊妹》和《爷爷为孙女儿用长竿子打落树上的水果》，两张都非常优美。它们是这个画廊经理的作品，她叫陆珊，也是一位年轻的纳西族画家。

我跟陆珊聊了挺长时间，然后去了对面的饭馆。这儿的年轻老板叫 Beverly，有个英语名字在这儿好像是件时髦的事儿。她刚开了这个饭店不久，不过并不打算这样干到老。注意！她的梦想是跟一个财主结婚然后成为歌手！（当然！）？在她的饭店，服务既安静又热情。潮水般的游客都在别的地方：在杰克咖啡、吉姆咖啡、马勒咖啡、西藏咖啡，等等。

陆珊过来跟我继续聊天儿。我在这儿尝到了一种极好吃的小东西：“竹叶鸡”，是包在竹叶里蒸熟的鸡肉糜。小姑娘端上来一个竹叶包，你打开它，品尝里面的鸡肉糜。真鲜美！云南菜很丰富，花样很多，因为这个省的少数民族多，文化类型多，做饭的方式当然也就多，这点在整个中国都挺有名。不过它还算不上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因为在别的省不流行。它只能算少数民族美食。

当我在北语上课时，我听说中国八大菜系列有：山东菜，味浓厚的、尤以烹制汤菜、海鲜、内脏；四川菜，丰盛的、多味的、极辣的（人说四川人不怕辣）；江苏菜，很多炖的、焖

的和煨的；浙江菜，很新鲜的、鲜嫩软滑，香醇绵糯；广东菜，煎、炸、烩、炖，口味特点是菜式花样繁多的（中国人开玩笑，说广东人有腿儿的除了桌子不吃什么都吃，带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别的都吃，水里游的除了船不吃别的都吃）；还有湖南菜、福建菜、安徽菜。北京的小吃很有名，这且不细说罢，不过我特别推荐你们尝一尝他们新鲜的豆汁。“他们的烤鸭呢？”我听到你们问。北京烤鸭其实并不是本地菜，虽然西方人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都这么以为，它是从山东来的。不过董菜山先生，一位老北京美食家，的看法不同。在他看来，中国只有四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淮扬菜。不过在这四大里，淮扬菜不如其他三个那么重要，但“四大”以外还有一个菜系他觉得特别重要，叫“孔府菜”。孔府菜就是孔子家的菜。这个菜系包含了孔子得礼的思想。“讲究！”他说。他还给我讲了“宫保鸡丁”的故事。我的背与老师告诉过我们这是道有名的川菜，不过董大哥说“不对！”。宫保肉丁原本是鲁菜。山东巡捕丁葆楨为官清正，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他也敢杀，山东百姓为了纪念他的正直，就用他的号来命名他喜欢的这道菜：“宫保肉丁”。

在中国吃饭，你们要是怕辣、怕油炸可行不通。

我今天去了三塔寺公园。可是天不停地下雨，而三塔在池水里的倒影终究太暗淡了。我在那里盘桓了很长时间，游荡；休息；观察两三个钓鱼人的游戏；立在一些大理石面前沉思/做白日梦（这种白底有黑色花纹的石灰岩，剖面好似一幅天然的水墨

山水画，特别引人做梦）；还和一群松鼠耍了耍捉迷藏。稍远处，那三座塔。中间的叫千寻塔，“高 70 米，16 层，它与西安的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造型上也与西安小雁塔相似。旁边两座小塔均为五代时期大理国所建，两塔形制一样，均为 10 层，高 42.4 米。”塔里有雕塑无数。（你们说，同一个时代，在高级的西方文明的最西端——布列塔尼民族在干什么呢？）它们的后面就是现在成了博物馆的崇圣寺。在它的二楼上，游客可以敲一个周长足有六肘尺的大青铜钟，用一个钟舌，一个从屋顶垂下来的重木槌（对我来说更像一支羊头撞锤！）。我在那儿站着，有个妈妈想让她的宝贝儿子跟我一起合影：“到那个美国人边上去吧。”我真不愿使她失望，就没告诉她真相。

她回去会挺得意地把这张照片给小家伙的父亲看，给他们的邻居、亲戚——堂兄弟们、堂姐妹们、表兄弟们、表姐妹们、堂兄弟的配偶们、堂姐妹的配偶们、表兄弟的配偶们、表姐妹的配偶们……——看。这情景想来有点儿古怪，因为我忍不住想到，在另一个方面中国人有点看不起美国人：什么？一个只有二百岁的国家？欧洲大家族中的小房！哈哈！他们自己呢，是有六千多年历史的民族！还有一件事好像也被忘了，六个月前美国飞机刚炸了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不少中国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美国。

现在，我的衣服和鞋子全湿透了，我也该睡觉了。真盼着明天天晴起来，我身上的湿布片儿能干，我也到底能登山。这个立于山脚、离西藏很近的城市，它的白族、纳西族和汉族的居民，总是让我想到西藏另一侧的大吉岭，它的孟加拉族、尼泊尔族和藏族居民。特别是在我住的这个避风的院子，我的卧室成天昏昏暗暗，除了四张潮湿的床，只剩下放一张小写字台的地方，墙和楼板都是木头的，床上头东一根西一根扯着伸着绳子，绳上滴滴答答地挂着我们晾不干的湿衣衫。我是从这么个地方在给你们写信，我的青蛙们。

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房间里本来还有三个男孩儿，其中一个为了省一夜房钱，一大清早就溜了。旅店特别热情的小伙计完全想不通：一夜才十块人民币！等晚上回来，我的房间多了两个年轻姑娘：她们像驮东西的牲口一样被自己小山一样的行李累死了，生病了，无精打采地蒙头缩在她们的毯子里。我要想在这儿跟其他“老外”旅行者交流也并不容易：他们都穿得像个开发处女地或者勘探原始密林的探险家，背着大包要穿过全中国、穿过整个东南亚……旅店的小伙计发现我只在肩上斜挎着一只包，穿着一件薄长衫和旁遮普裤子就来了，很惊讶地问我，“你到这儿来到底是干嘛的呢？”“我来呼吸呼吸这儿的空气，顺便跟你聊聊。”我答。

可是，现在呢，女儿们，你们的父亲要去梦黄梁了，

愿你们睡得香！

我亲爱的青蛙们，今天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雨昼夜不歇。今天早晨我决定去城里和周围的乡下转转。我先去了人民路的菜市场，这儿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在布列塔尼都没见过；然后我接着往东，往洱海的方向走下去，这个城区的老街旧巷都散发着古老的韵味；接着我又走上通往丽江的大马路，在这儿有一座山丘，长一百来米，像一道河边的长堤一样高出四周，我爬上去，想从高处俯瞰大理古城。爬到坡顶，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水塘边，水面上，一片燕子的海！一片黑色的燕云，在水面上忽远忽近，宛转飞翔……这景致动人心脾。

我在这儿和燕子们呆了很久，任由我的心随着它们翔舞，也从远处凝望大理三塔。直到一长队人从我后面走来，都穿着白衣服，抬着一口棺材，旁边还有不少人跟着。我就决定在后面远远跟着他们，走完了这长堤，他们往西拐上了一条斜斜的小街，朝南门走了。我则顺着一条路上坡儿，正走着，听到不远处一户人家房子里飘出音乐来，我趴到窗户上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老头儿一块儿抽着烟、听着音乐在打牌。我没敢打扰他们，接着我的路，但这音乐不像是从任何带电的播放机里出来的。

“该死！”我在心里对自己喊，“你不正是为了听这样的音乐，发现这样的声音来到中国的吗？”

我马上往回走，兜到那片房屋的前头，发现自己原来是在一座道观前面。里面有些大姐和老奶奶在烧香、祈祷、念经。大门的两边挂着这么副对联：

“六月六本主佳节”

“男与女喜笑颜开”

我穿过女人们继续往里，终于到了正中的院子。有些人在走来走去安排午饭，远一点儿就是道观的主殿，殿前的台阶上到门里边，坐着十余个传统音乐家，抱着各式各样、各种大小的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在奏乐。我默默地在心里向准备午饭的人们致敬，又穿过他们走到主殿前听音乐。这个乐队的牌子“大理南雅音乐社”挂在大殿门上方？人们很快围过来跟我说话，我受到了大家特别友善的欢迎。有人递给我茶和烟，我们开始聊天儿：“你喜欢听中国传统音乐？”很明显，他们既开心，又半信半疑：这个年轻的老外真的喜欢中国传统音乐？我知道大部分西方人受不了中国音乐或戏曲，他们一听就撇嘴嘲笑，或者痛苦得尖叫起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每次我听到这种音乐，心里顿时翻江倒海一般。不错，这音乐吵闹喧天，真有点像噪音——不过，难道它不正是这人世间最真切的反映？而且，喧闹之中、嘈杂下面、

打击乐器和铃铛控制着节奏，旋律起伏着：需要时间来习惯它，让自己随着音乐起伏、晃动。许多人的心灵因为英吉利海峡岸壁上喧天的巨浪振荡不已，而我的灵魂呢，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声浪和喧嚣中颤栗了。你被它的浪涛吞没之后才会理解它带来了怎样内在的平安。

中国传统音乐与布列塔尼以风笛为主的传统音乐是相反的，后者好像一个战士的铁臂在朝天高举。前者呢，虽然沉郁，却并不使你胸怀鼓荡、血脉贲张、傲气冲云天、部落的。一个部落的音乐是表示人对人的联系。中国音乐表示人对神的联系。我的意思是：听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是悲歌。人对神哭的歌，哭他们的命运。不是像一个部落的音乐人对人吵一样。不。你的心灵被震荡颠倒了，不过并不令你被鼓动着想要颠倒震荡你周遭的世界。它同时是催眠曲，当你的心灵被昏昏麻醉时，各种乐器不同的声响开始在你耳朵里分别开来，有些同响齐鸣，而有的则在别的合奏中谦然静默，待节拍到它时再起，既在期待之中，又出意料之外。

别人告诉我，我周围的这些音乐家们都是农民、工人、教师、修汽车的、赶大车的……我总是被中国的琴音打动，旋律几个时辰地百转千回，却只一位女音乐家在读着谱子弄她的二胡（在中国音符是用数字写的）。

十一点钟的时候，有一位老生过来问我：“你没有相机吗？”

“没带，放在旅馆了。”

“去取来吧！”

“不了，我想留在这儿听音乐。”

“你还有时间啊！我们在这儿呆到六点。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吃晚饭，你跟我们一起吃吧，没事儿，还有功夫儿。”拒绝的话就太不礼貌了。我回到客栈抓起相机，还有巴黎买来为了当礼物的小雪茄烟——天哪，我把录音机留在昆明了！——又转回市场买了水果、花生、啤酒，最后带着我的一份儿回到了寺庙，在大殿的台子上跟南雅音乐队的音乐家们拍了合影，又跟当地的老人家们合影……我在这儿一直盘桓到了晚上，魂灵儿被他们勾了去。

他们把这种音乐叫作“洞经音乐”：好像是在这个远离国家中心、远离百变时尚的地方（他们中的有一位教我）唐朝的古乐得以原样保存了下来。吃过了晚饭，杨老师问我，“南门外村的庙会你不去吗？”——这位杨老师，我不确定他以前是不是真当老师，不过退休以后现在他教音乐——“什么时候？”我问。“六月十四。”“那是阳历的哪一天呢？”……这下可好，为了告诉我到底是公历的哪一天，他们热热闹闹地争起来。“不是十四号哇，是十二号！”“不对，是十四号。”……“得了得了，给我笔和纸！”杨老师吩咐道。他写下“6-14”，然后掰着他的指头一个个数，最后宣布：

“就在七月二十六号！那天还有滇剧。”“行，看情况吧，那个时候我应该在漓江。”“问题不大，你回来不就行了！”

我真的很想听这个戏，不过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消息不大可靠。他们自己对演出日期的意见都不统一，我该相信哪一个呢？在昆明这些天到处可见一张漂亮的海报：巨幅彩照、印刷精美，蜡光铮亮。邀请大家去看一个藏族舞蹈演出。广告上什么都有：票价（贵得要命）、演出地点、日期，就是没有时间。

“欢迎我们的西藏朋友”的标语横幅在昆明也随处可见。这让我想起十年前我在北京见过的那些藏族人。北京人好像觉得他们很脏、落后，看他们的眼神总透着不信任。这儿呢，在云南，西藏人不像是低人一等的：藏族音乐、关于西藏的电影、唱汉语歌的藏族歌手，都很时髦。这差别是因为经历了十年人们的想法改变，还是北京人与西藏的邻居云南那人之间的想法不同？我搞不清楚。

回榆安园的路上我去了陆珊的商店，也去了 Beverly 饭店吃饭。她们俩对今天的节日或者南门外村的节日都一无所知。今晚我趁这个机会为你们买了那两张画：《放水牛的姊妹》和《爷爷为孙女儿用长竿子打落树上的水果》。

有一个中国人的旅行团刚刚到了，就在我旁边的房间，现在虽然很晚但旅馆被他们搞得热闹非凡。好吧，我饶了你们，去上床。

祝你们生活愉快！

亲爱的青蛙们，

这儿的天气还跟前些天一样，终日潮湿。是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眼的时候了，我决定去丽江。我买了一张明天下午出发的长途汽车票，今晚想再打个电话订张床。大理人都说，丽江城里涌满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旅行团。

剩下的时间，我上了一条洱海上行的船，跟五个中国人的一个旅行团共渡。在湖上，天的样子和颜色似乎更低、更黑，“彤云低锁山河暗”。我们与渔民的船交错而过，往金梭岛行。船上的中国人有四个是四川来的外地人，一直大喊大叫地玩扑克，第五个是他们昆明人的司机。坐着船被洱海的水波摇来荡去，多么温柔，那么好！到金梭岛差不多有 16 里的路程。

穿行岛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小鬼在空地上踢足球——好像是踢足球，可是什么球也看不见！我很好奇，靠近前去，发现他们原来在把一只被他们揍得奄奄一息的耗子当球踢！那个啮齿类哺乳动物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了，不过淘气鬼们倒是兴高采烈！看见这只老鼠让我记起十年前在成都的某地下宾馆冲击过我的另一只——那宾馆原是一处防空洞，老的防原子弹辐射掩体，

新的成都时尚青年聚会酒吧兼画廊。

老鼠被中国人看作很灵的、有点滑头的动物，对中国人来说属老鼠可不是坏事。它是中国十二生肖里的头一个。传说很久以前，玉皇大帝召集天下的动物都到天廷，要给它们分配每一种分配一个职责。牛——人类最忠诚、最勇敢的朋友——比别的动物都起得早，它早早地出发往天宫赶路。可是，一只老鼠不声不响地溜到了它的背上。当牛到了天宫大门口的时候，老鼠闪电般地从牛背上下来，吱溜一下从大门底下钻进去，还没等天宫的大门为牛打开，老鼠已经跑到了玉帝面前行礼。就这样，老鼠成为了黄道的第一个属相，牛只好屈居第二了。

我不明白这一只怎么会让那些小顽皮给抓住了！可能有某位“本地美女”向它吐了她的毒唾沫？你们知道吗，这儿的人吐痰吐得很厉害，无论男女。有一次，在昆明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另外一个外国人一起吃午饭。另一张桌子前坐了三个年轻女人，三位美人儿。我一面跟老板谈着天，一面发现了我身边的伙计眼睛一分钟也离不开那三位美女中的一位……直到她意外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像一头骆驼吐痰一样自然。可怜的钟情人！他的脸白了，圆睁双目，失望了，心碎了……这情景把我笑死了，我悄悄地跟老板解释刚刚在他的饭店里暗起了什么波澜。又安慰我的这位失魂落魄的伙计：幸亏他这样从迷魂魔法中醒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运将会更凶险！

我猜可能这就是在中国美女和狐狸精的区别：她吐不吐痰？狐狸精，这是什么？你们问我。请你们听听关于狐狸精的诡计成百上千个故事中的这个吧。老话儿说：“有一百个村落，就有一百个狐狸精”。

“1464年，有一个很健康的年轻的商人想娶一个在他的省里这样那么漂亮的姑娘。有一次，他穿湖北省的时候他下榻一所为了有钱的旅行者和富裕商人们有很豪华房间的兵官。离它很近就有一个君子和他叫娇云的女儿住的一座别墅。有一天那个商人从别墅的窗户发现了这个美女（唉，这个已经很奇怪！）。她真的很美，他马上爱上了她。因为他需要买很多货物，他很长时间住这个兵官。每夜都梦见她。到底日日夜夜想她。有一天晚上，他已上了他的床！，有人打开他的卧室的门儿：就是她！她也发现这个每天从他的父亲的别墅走来走去的很健康（嗯，这个点我也觉得有道理）、很美的年轻外地人。也爱上了他。她那一天晚上是为了认识他来的而来请他不出门了（那个时代贵族的姑娘们当然不会出门，很健康的年轻外地人也不太会在一个贵族的美女的别墅的周围像一只蜜蜂一样来飞舞！）而在他的房间里每天晚上候着她，她这样就肯定来。那，他们俩每天晚上，从日落的时刻到黎明的时光，见面。那个男人就开始累了、越来越不那么健康了、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他白天的时候整天留在他的卧室里睡懒觉。他的同事们都对他很担心而很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生什么病

了？折磨着他的心到底是什么？有一次，他的最好的同伴给他一包什么东西为了送他的情娘一个礼物。包里只有谷粒，包底有个洞。商人被他的好朋友（多么恶毒的朋友！）劝了，姑娘李明的时候回家应该跟踪她到她的家。事实上她下一天离开他的时候谷粒也不引到君子的别墅而引导商人到一个山上森林里的岩穴的入口。他里面发现了一个蜷缩入了眠的狐狸。它听了他进来的时候它就马上恢复它的姑娘的样子而对他的情郎什么都解释：她一千年以来这样按照永存的玄学保存她自己的生活，她永远需要健康男人的活力。因为她知道这位住君子的别墅的美女特别好的守护就不可以出门而这个男人也不可以进入别墅，所以她变了样子而装了那位贵族美女的容貌为了诱惑他。亲爱的青蛙们，中国的狐狸精们和布列塔尼幽灵和小妖精有一点儿一样：他们都被人们轻视的，人们把他们作为鬼魅，但是他们也会理解人们和帮助他们。你们尤其别使他们气恼！真巧那个狐狸精就是这样的：她发现了年轻商人那么爱她、那么虚弱了、心神错乱的，她就马上想办法让他和别墅的君子取得联系、被君子重视而终于娶君子的女为妻。”

尤其在中国的北方，狐狸精的踪影似乎总能瞥见。不过在云南还会碰到吗？我不相信。可是请你们听听我的这个故事吧：某一天，我们正逛世博会，中途走到一个走廊，就坐下来休息休息，吃点儿东西，默默地观看周围的风景，也看着那些高声喊叫着的导游们带着吵吵闹闹的旅行团在我们面前穿梭来去。然而，突然出现了一段奇怪的长时间的寂静。来了另一个戴黄帽

子的旅行团。他们的导游穿着古代闺秀的衣服，也梳古代的发髻，她也来坐在了我们对面的栏杆上。我在中国——可能也包括外国——从没见过这么美、这么温柔的姑娘，上面的古诗也许会让你们得到一个印象，而她本人比那诗里所写的还更胜之。与别的大喊大叫着卖瓜的王婆式导游相反，她很静默，不太说话，只不时低声地回答一些游客的提问。当她发现我在偷偷地盯着她的时候，马上低下头，脸红了。这样我也转开了我的视线，却在悉心倾听着在我们之间、环绕着我们的这新的完全的静默！我不明白我们是什么时候、怎么从那走廊出来的了。不过当时我问甲老师：“你看见没有？”他答：“看见了，你别停！往前走……”。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想起我从没见过别的导游做古代的装扮，不过因为是导游，她即使穿古代的衣服大家也不会大惊小怪。问题是，你是在给我们讲一只云南的狐狸精吗？你们问。对，就是。我告诉你们。而且，现在，就在我给你们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那时正在山东省的花园里，刚好经过泰山——那香烟缭绕、众仙集居的神山！

回船的路上，我和一些墓迎面相遇。像中国大多数的坟墓一样，它们是圆顶的，老了，没人管了，被野草掩埋了。我在这儿驻足片刻，静思那些埋葬在这些坟堆下面的农民。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中国人已开始在网上悼念他们的死者，到门户网站去举行祭奠，虚拟地祭祀孔子或秦始皇帝，烧电子香、送电子悼念花圈！我不由得想到，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倒是个省出土地给活人修房子住的好机会。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中国人已经被？？火化他们的死者而不是埋葬他们。这真不符合中国

人的传统，蒙古族和藏族用天葬，而汉人从来是土葬。让他们火葬的话，谁说他们的三魂气魄不会被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农民们继续把他们的死者埋进土地里。可是用虚拟的墓地难道不是获得土地的好办法吗？又可是，金梭岛上又有谁会去接通因特网？反正，在这儿，旅行者还可以在坟墓的荫凉下小憩，想一想他来时的小径和他将去的程途，在永生与虚无之间。

明天我去丽江。

向你们温柔地娃鸣叫，

1999/07/24

我亲爱的青蛙们，

我好久没给你们写信。我在丽江，在西藏的边缘。这儿海拔 2400 米，我在你们头顶上方 2200 米的高处。这儿也下很多雨，不过都是骤雨。也没有大理那么潮湿。丽江比大理大，不过地方政府确定了保留传统建筑的方式：青瓦屋顶、阳台的走廊、木板条窗户、天井……我住的宾馆就是如此，很舒服！大理是白族的首府，丽江则是纳西族的。在这儿什么都有纳西族的标签！纳西音乐很有名，有一座专门的剧场每天晚上都为观众们一本正经地呈献纳西音乐。今晚我去听了他们：开始之前，音乐家们一位接一位地走上舞台。他们都特别老了、穿着像古时候的官老爷一样的衣服，脸干瘪多皱，眼睛闭着，像古老、疲倦、心里满是灰尘的一队龙。

我料得一点没差！他们、他们的年龄、他们的乐器的年龄，一一向我们介绍。49 年解放以前他们已经纳西音乐家。现在在我们面前就是纳西音乐最后的幸存者。我们外头、市场上、庙里听到的别的纳西音乐不过是蹩脚的模仿。东巴的学问正慢慢被遗忘，纳西音乐也行将消失。你们瞧呀，我好像正对面瞪

视着这些山羊胡子大师们一个个就要坍塌化为青烟，见证着生存和消亡之间脆弱的平衡支点。有一个男人向我们介绍我们要听的曲子，他是乐队中最年轻一个，下巴上一根胡子也没有：不可思议！好了，那些老生们，古老的老生们，缓缓地、轻轻地拿起他们的乐器开始奏……洞经音乐！！！除了一首本地女子演唱的纳西怨歌以外，剩余的都跟我在大理听的一样，的确是洞经音乐。不过不如我在大理庙里听的南雅社的音乐那么生气勃勃。这我就糊涂了，纳西人自己的音乐到底是哪一个？我在丽江呆的时间里一点儿没发现他们的民间音乐。

你从丽江能去参观很多美丽的、非凡的地方：金沙江、长江第一湾、玉龙雪山、哈巴雪山、虎跳峡……那儿，你会走下去峡谷底到伟大的瀑布。到了下边你会觉得人这个东西真的只是一棵沙子。脑海被刮风，心灵被冲洗！

而且丽江这个地区是双色的：土地的红、草木的翠。特别亮！

“这儿是圣诞之乡！”一个我在这儿碰上的美国姑娘说。她也问我，本地男人为什么习惯留小指的长指甲。我回答道，这是志得意满之人的表征：

“因为他庭中石碑高竖，室内妻一妾七，小指长甲翘翘，鼻子上眼睛斯文，他便道万事大吉，诸福无缺！”

不过她没读过法国最早的国际特派记者阿尔伯特·伦敦 1922 年来中国的报告，就不相信我，转而把这个问题给了我们正在吃午饭的东巴宾馆的小伙计，他为什么留长他的指甲？他微笑

着把他的长指甲伸进右耳朵里，假装掏耳屎。她顿时恶心坏了。对这一根小指甲，我们俩的解释她都不中意，不太容易啊！

音乐会以后我回了东巴豪斯。在这儿，顾客们被宾馆的经理非常好得接待。他是小的时候从西藏跟父母来住云南省的。他不会说藏语。他使我尝一尝很多菜，特别是他每天下午去山里采新鲜的蘑菇和木耳。我们俩断断续续地谈话，随我的汉语水平的可能性谈的话！他说生活在这儿越来越方便、他的贸易越来越兴隆，外地的旅行者越来越多。他也谈到毛主席的政治问题，说他的治期百分之七十是好的，另外的百分之三十是他老了的时候被他的亲朋好友欺骗了。就不也是政府正式的意见吗？可是 1930 年红军的不少小兵——矿工们、工人、农民——因为他们对上海的红军创立人李立三太忠诚被毛主席处决。毛主席只三十七岁了。你们也可以给老板很多例子，也没希望让他改变他的想法：这儿人家不习惯讨论政治的问题。

我明天回大理。试试找那个滇剧看，如果真的会有的话。对了，我还没告诉你们，从大理来丽江的公交车上我意外地碰到过南雅社的二胡！他关于南门外村的什么节日庙会听都没听说过。

吻你们。

小女孩们，

雨下了一整夜！现在停了。我在大理 MCA 酒店找到了一个房间。这个地方的老板和丽江豪斯的经理是哥俩。这儿也没人听说过什么南门外村的节日庙会，尽管我们的酒店就在南门之外。于是我开始疑惑，此村莫非子虚乌有？MCA 的一个人给我指路，应该朝西南方向走。我出了门，不远遇上一个老头儿。他穿中山装，臂下夹着一捆长长的香。很深地佝偻着，拄杖往西南而行，举止高雅，姿态优美。“爷爷，我可不可以跟您一起去吗？”可惜他耳背，话少，走得极慢，路那么长。

我们，聋旅伴和我，这样相跟着走到了一片空地，一个乡下的广场，中间有一堵两米高的石头围墙。

一些小鬼拿着玩具、鞭炮在围墙周围跑来跑去。我们进到里面，就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座寺庙的广场上，周围熙熙攘攘很多人。寺庙坐落在广场的西侧，背倚苍山，庙墙上支着脚手架，脚手架的梯子上站着些南雅社的音乐家们！（我上次碰见过的好像不全在，也还有几位没见过的）。广场的东边，庙的对面搭

起了一个临时舞台，上遮一张蓝白红三色防雨布。戏已经开锣了，大理市职工滇剧团的演员们已经粉墨登场。在寺庙和舞台之间，一张大大的防雨帐篷罩着观众席，跟咱们布列塔尼乡下的节日演出一样。我心中升起一个奇怪的感觉：这寺庙和围墙真好像布列塔尼西部的墙一样，而且往洱海方向看，也是一片很大的玉米地。寺庙前面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老妇人尤其多。

十一年前我听过了一次京剧。是北京某街道的一个小剧场。那时我也是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所以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夏天，房间里又闷又热，满屋子的烟味儿几乎把我憋死。我周围的观众——裤脚高卷的女人们或穿大背心儿的男人们——都在侃大山，一边朝地上吐着唾沫。从前我听过戏、听过唱段、读过戏文、迷上过青衣，但是从来没坐在戏迷中间看过现场。对我来说，这场戏不是舞台上的演员演的，而是观众唱的。我没想到戏剧是这么既高雅，又非常民间。88年我会的那点儿汉语，一点儿也不能帮我明白这些观众是在大声评判、分享他们正听的戏，很细腻地品评这种高妙的艺术。总之，戏结束的时候，我的耳鼓膜都被刺破了，既没吐上痰，也没搞懂戏。

今天呢，我是在乡下老百姓的中间听一出滇剧。真没想到这种戏跟京剧那么像。行当好像都一样，今天生、刀马旦、老旦、净、丑都有。表演也都很像：唱腔、念白、散白、四功五法、

身上、手上（“兰花指”）或眼睛的表演、打斗场面、道具、音乐，等等，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那么相似。比徽剧更相似。

今天演的是一出穆桂英的戏，好像是《穆桂英挂帅》，或者是《穆桂英大战洪州》？这是一个北宋的故事。辽国攻打北宋，杨家七兄弟都上了战场抗击辽军，不过都败下阵来。皇帝于是任命穆桂英为元帅，带领杨家的7个媳妇儿再上战场，救国也救夫。这枚帅印真棘手：第一，穆桂英当时正怀有身孕，第二，朝中有很多大官儿批评杨家将。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这时是阵前先锋，他听说自己的娘子挂了帅，就翘尾巴了，觉得再没有人敢管他，他不遵将令，擅自出征，“二来是将帅不和……”，结果杨宗保在阵前被俘，终被穆桂英的军队救出。为了杀一儆百，严肃军纪，穆桂英判了自己的丈夫死刑。杨延昭，穆桂英的老公公，来到儿媳面前为自己的儿子求情。最后，穆桂英撤回斩令，棒打宗保作为惩罚。被揍醒了的杨宗保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求得了桂英的原谅。

我觉得这个戏最有意思的是穆桂英的内心戏：对她的皇帝和国家的义务与对她的丈夫的爱情激烈地冲突着、撕扯着她的心。这个故事记载在十二世纪的《岳飞传》里。岳飞是宋高宗的大将军，抗击金兵的英雄。在中国历史——或者说神话里？——女将军很不少。你们现在都知道花木兰，不过还有别的。

今天的戏码是《穆桂英与杨宗保》，已经是他们《三演穆桂英》的第三天。舞台前面的戏单上写着：“全本《穆柯寨》，（三演穆桂英），加演凤仪亭，斩太后。”真像古代布列塔尼村落里持续好几天的用布列塔尼语演的神秘剧一样。我身边有不少人是来听全部的或部分的戏的，已经搬去昆明了的一家子大理人专程回来参加这个节日。中午是午饭时间，演员虽然有他们专门的桌子，不过他们在我们中间吃饭。他们现在穿着普通的衣服，不过姿态很容易辨认：举止特别高雅，长得直。他们说得不多，可他们的眼神很有特色，好像目光也是他们特别会用的一种表情。

院子的西边在唱戏，东边奏着洞经音乐，而我们的两只耳朵在中间。两种音乐都混在一起，所以什么都没当真听了。戏是用云南话唱的，尤其是念白，对我来说很难懂。（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是我从同名的京剧理解的，滇剧的故事有没有区别，我还不清楚。）“你听得明吗？”身边一位四十上下的问我。他是大理人，现在住昆明，这次跟家人一起来了。“这个戏今天这些年轻人也听不懂了。第一，他们的方言水平不够，第二、我们国家有很多历史朝代、故事，现在学校都不教了。”

下午的时候下起了急雨。我们一百余人理所当然地在篷布下避雨。而防雨布呢，漏水了。很多人立即撑开了雨伞。戏，被雨打在塑料篷布上的乒乒声及关于天气问题的热议声淹没，什么

都听不见了，而且，我前面雨伞成阵，雨线如麻，什么也都看不见了。我于是决定去寺庙屋檐下听南雅社的洞经音乐，度过下午剩下的时光。

晚饭的时候我被杨老师邀请到他的桌子上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在教他的两个孙女学洞经音乐，他也教外国人，最近在大理，一个日本人就跟他学洞经音乐学了六个月。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马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了。）

“不，是在你家、在你的母语里，你叫什么名字？”

“Yann Varc'h — 杨炳赫。”

“杨？！”他惊讶得叫出来。“我也姓杨，他也姓杨！”（他指着我们桌上另一位拉二胡的赶大车师傅）

“真巧。”我心里想：这不是“三杨开泰”吗？

我给他们讲了我在丽江的旅行。

“你在那边儿听了纳西乐队的音乐没有？”杨赶车大师问我。

“听了。”

“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是纳西族的音乐，是洞经音乐……跟你们做的一样，可是没有你们的那么有活力，那么灵！”

他一边大笑了！一边竖起拇指说：“我们是这个，”再翘起他的带长指甲的小指，“他们是那个。”

“闭嘴吧”，杨老师打断他，然后有点儿尴尬地对我解释：

“他不会说话。”

“怎么办呢？”

“他不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别管他。”

吃了晚饭以后，人人都自然地要回家转了。我怀着惋惜的心情意识到，节日结束了。杨老师坚持陪我走回我的酒店。我真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送他，不过他拒绝了。

“如果你在大理呆得久一点，我愿意教你拉琴。”

明天我回昆明。

想念你们，

我的亲爱的青蛙们，

我回昆明五天了，除了挥汗读书学汉语、走路、跟路上遇见的人聊天儿以外，并不干别的。我到底找到花鸟市场啦！很大、很宽，鸟、鱼、乌龟……以及养它们所需的，应有尽有。这儿跟我以前在广州见过的动物市场全不相干，那边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猫、狗、青蛙（不好意思！）、老鼠、狍子、蛇、蟒、鸡……各色活物都聚一处，专供人类庖厨。而且它们身上都带伤，因为中国人认为受过伤的活物肉更好吃，这跟我们西方人正相反。是在那儿，我第一次见识了一只活青蛙的皮是怎么开剥、怎么扒掉的，人们拎着这样活生生、赤裸裸的青蛙回家去油炸享用！以前布列塔尼老百姓肯定也干过同样的事儿，要不，布列塔尼语里为什么会有“青蛙般赤裸裸”的说法呢？

我今天早上在城市的街上散散步的时候忽然，在东风路和人民街之十字口，碰上了一只母象和她的两只象崽儿。这个时候我才悟出我每天看到的那些那么多的中国孩子都是独生的孩子！因为从我到了的时候以来我一次都没碰到一个孤零零的孩子：在院子里，在街上，在公园里，他们都总是两个或三个玩一玩儿或者手牵着收地走路，所以我终于忘记了他们大部分是独生

的。其实，邻居都那么近所以隔壁的小朋友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这样也有另外的好处，因为孩子们什么时候都在一起，大孩子总管小孩子，这样人家避免事故或绑架的可能性！

我昨天参观了昆明市西北玉案山上的筇竹寺。它始建于唐朝，后来被大火烧毁了一次，15世纪时再次重建。19世纪，当时的艺术大师黎广修来到筇竹，以这个地方的居民为模特儿，塑下了五百罗汉的??，个个真人般高，千情百态，眉目如生。

（他好像取了这个地方的居民为模特儿，我怀疑本地人看了以后还会尊重他吗？）

再往里走，你们会发现更深的殿堂里有三座大佛和七十位骑着各种动物（狗、蟹、龙虾、龟、麟……）的小佛。那些骑兽的小佛之中，有一个睫毛一米多长，还有一个胳膊长得手碰到了天花板。在中国眼里，高额、平顶、双耳垂肩、两臂过膝，这些都是圣人才有的外形特征。阿弥陀佛、还有那位被猴王孙悟空护送着去印度取回了真经的唐僧玄奘，都是这样。

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在家里你们会发现一张很老的报纸：《小报画报副刊》，我记得好像是1900年7月的，上面有一幅图：一些外国人——欧洲人，骑在马上，旁边跟着一队护送的中国步兵；还有一篇关于“中国风暴”的小报道（就是义和拳的时代）：德国大使被杀了，住在中国的欧洲人好像极不安全，处境危险，法国政府威胁云南省的领主——报上叫他“副云南

王”，若法国政府在云南的代表弗朗索瓦先生遭遇任何不测，法国必全力复仇。我特别记得这篇文章里的一个句子：“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特别狡猾”。不过中国人怎么狡猾，弗朗索瓦先生遇到什么情况，报道没进一步地介绍。我一直想不明。没想到今天晚上，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

今天下午，我在昆明一所学校里参观了一个图片展。都是一百年前的照片：1896年到1904年间，昆明和云南许多其他地方的人、地、物，草木山川，闾巷风情……摄影者是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他故去以后，他女儿在他的阁楼里意外地发现了几百张老底片，最近她办了从北京到昆明的图片展。在这所颇为老旧的学校走廊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走来走去，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照片，一百年前方苏雅眼中的昆明。

可是，今天，我发现这位方苏雅和我读报纸时想象过的压根儿不一样，一点儿不是一个政治傀儡，倒有点儿像洛蒂①、阿尔伯特·伦敦②、谢阁兰③，对新技术和新艺术样式极敏感，有一种旅行贵族的风范……他拍的照片都很美，惊人地准确而感人。我敢肯定他对中国人的态度规规矩矩、守正持平，他显然对这个民族的人民和生活方式很感兴趣，想了解，想学习，而全无当时的法国政府代表或记者身上那典型的高卢雄鸡式傲慢。一辈子肯定没见过一个真中国人的《小报》记者写道：“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特别狡猾”，而生活在真的中国人中间的方苏雅写道：“当我写下这个句子时不免感到难为情，但是，中国人

比我们更有头脑、逻辑更严密、思想更有条理。而且，他们，尤其是当着人家的面的时候，比我们更真诚。”图片里有汉族人、彝族人、云南府（就是昆明）的街巷市井、带着巴儿狗的中国贵族、行头齐全的戏子、瘠瘦的贫民、关吊笼的囚犯……也有些场景又好玩儿又教人聪明：一辆中国独轮车，一只大轮子从中间穿过一块大木板，木板一头载着货，另一头为了平衡，坐着一个人。还有一些图片令我大开眼界、富有象征性的画面撼我心魂：一条苦力的队列护送着方苏雅穿行印度支那半岛，那位探险家戴着殖民时期的帽子，坐在小轿上，长途跋涉，翻越东南亚的荒野和陡峭的山岭，在潮湿的、峭壁夹岸的河谷中艰难穿行。我的老天呐，他离种族主义者的礼仪担忧和政客的威胁那么远！

瞌睡虫快要来了，我的青蛙们，睡个好觉吧！

乖乖的三个千金，

在昆明出租车有三种：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每种的路程价格都不一样，从七法郎和十法郎不等。（你们会说，一点儿也不贵！不过要知道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币（一百二十欧元）左右，国家确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是二百八十元人民币（三十欧元））。无论哪类出租车，每一辆车的车厢里都贴有动物和数字标识：河马 13，犀牛 46，龟 9，水牛 98，等等。对我学动物的汉语名字大有好处！对那些把上衣或包落在了出租车上的人也很有用——去公安或出租车公司报失的时候，记得你坐过的车的颜色、动物和数字标识可比记住它的牌照号码容易得多了！

前天，星期五，我去了离昆明十六里路远的金殿，一座位于世博会旁鸣凤山上的道教殿宇。这是一处幅员辽阔、十分可爱的地方。我在那儿过了一整天。走了很长的路，翻过山，再从另

一侧下山，一路上看见了许多在草地上坐着或躺着聊天儿、休息、玩儿、吃饭的人。朝着世博会那边，金殿左边的紫色围墙开了一个口，往里再走数步，围墙的安静一角，我在这儿，在山坡上有黄色琉璃瓦的紫色宫墙遮蔽之下，打了个盹儿。山坡上还有不少热带植物的温室花园：山茶、兰花、牡丹、菊花……那么沁人心脾的芬芳！那么沁着芬芳的心醉神逸！

你们进去的时候被一只骆驼接待。如果你们付钱，就可以骑上这只古怪的动物。我寻思她干吗在这儿。它和我是外地一样的两个东西！它是从戈壁沙漠来的。用法语发“沙漠”的音就是“骆驼”的意思。第一一些法国探险家来中国的时候是从西边，经过亚洲中东部来的。他们到了戈壁沙漠的边缘的时候，他们的带路的中国人用手指着沙的辽阔的面积马上叫喊“沙漠，沙漠！”。然而，那个时刻就有一条骆驼排队在远处正在经过。法国探险家们从来没看过这样奇怪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沙漠”就是它们的名字而发明了这个法文新词：/shamo/。当然词典都会给你们解释 /shamo/ 这个法文的词儿是从希腊文 /kamelos/ 来的，可是不大可能：你们说，希腊有骆驼吗？

坐公共汽车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家以狗肉做招牌菜的饭店，马上想起了我在西安吃过的那次狗肉。好吃极了！但是在中国并不是人人都习惯吃狗肉的，相反，韩国人特别爱吃狗肉。我很想跟我的韩国朋友小鱼回这个酒家。而法国女演员碧姬·巴铎在韩国特别有名，不是因为她的电影而是因为她极力反对韩国人吃他们的国菜之一：狗肉。不过，也罢，反正那家离狗肉

饭馆离市中心太远了。

陈丽萍和可人邀请我去吃了全国闻名的昆明特色：过桥米线。这是一种带汤的米线，汤烫得足以瞬间煮熟放入其中的各种肉的薄片，有点像火锅，但下面没有火。很久很久以前，昆明还是一座小城的时候，城外它四围伸展着山脉和河床，城中到处都有桥：小桥、大桥、木桥、石桥，这些桥凌波跨浪都跑来跑去。它们之中最大的就是昆明人最多的、最热闹的大街。从黎明到黄昏，而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只会听卖肉人、卖鱼人、买菜人呼唤和号召。

在这条桥的南边住着一对穷夫妻，两人虽然穷，却心心相映，温柔和顺。丈夫张才刚刚过了他二十岁的生日。他是个书生。他的夫人扬花，无论寒冬酷暑，每日都要跨过那道热闹非凡的大桥，去给她在桥北岸的书馆里发奋攻书的丈夫送饭。可是无论她把米线煮得多么滚烫，由于过桥的时间太长，到书馆的时候，米线还是凉了。扬花发现她最爱慕的才子容颜一天天消瘦，变得越来越苍白。而考试的日子就要到了！

一次，她杀了一只鸡，花了整个下午预备晚饭。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扬花从锅里盛出一满碗热腾腾的鸡汤，锅盖放在桌上，候着她的郎君归来。可过了他平时回家的时间，天上的玉兔在夜色中已经翻了好些筋斗，张才却迟迟没有回来。扬花于是去找他，这才发现他读书读得太专心，竟然没发现天早就黑了。他们回到家以后，她赶紧去厨房热汤，背后却忽然传来她的郎

君的一声大叫，“啊唷！”她回头，只见他长伸着舌头、大口呼着气，桌子上的汤碗倒了，流出来的汤还热气腾腾。“汤怎么会这么烫？”丈夫问。惊讶的媳妇一尝，顿时喜笑颜开。

“怎么？我的舌头都被烫了，你还笑？”谁知扬花满心欢喜地回答到：“我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给你送午饭的办法了！”

第二天，她又去给她的老公送午饭。这次，只见她从筐中取出两块湿布包着的米线、生肉和蔬菜，把它们直接放进滚烫的开水里。米线瞬间转白了，肉的油花浮到水面上，汤开始慢慢冒出热气，丰美的香味儿飘出来……肉和蔬菜都煮熟了。饿死了的书生一把抓起筷子，扬花叫道：“小心！”她一脸满意的微笑，“烫！”

张才那一年考中了！街坊邻里都说，多亏了他的妻子和她的过桥米线。一代传一代，这个菜逐渐成了全国著名的昆明特色美食。

好了，午饭的时间到了，我饶了你们吧。是啊，从我到这儿以来，就发现虽然也是暑假，在师范大学的教室里每天都有很多张才们在挥汗读书，那么，还有没有跨过昆明的大桥小桥给他们送来温热的中饭的扬花们呢？

有一个人正在修剪校园的草坪：他蹲在那里用大剪子剪着草。

青蛙们，回头见。

原文上何一夫画和书法的题目：

7页：昆明

37页：练武术的小姑娘

45页：大理

49页：东巴文字

53页：大理三塔寺

61页：大理南雅音乐社

69页：虎跳峡

77页：丽江

81页：丽江

97页：金沙江